

現代中國作家自傳

現代中國作家自傳

第一輯



弁 言

編 者

世界各國都有文學家和其他偉大人物的自傳出版，因為自傳是作者自己最真切的表白，我們讀了可以知道作者的成功與失敗。

本局計劃出版中國文學家的自傳已有好幾年了，因為作家散處四方，徵稿不易，所以一直拖延至今。現在，我們來開始這一工作了，我們預定的計劃是分十輯，每輯載五個至十個作家的自傳，現先分成小冊子出版，將來出齊後再精裝出版，如果沒有其他的打擊，我們相信可在最短期內完成！

現代中國作家自傳

第一輯 目次

弁言

柳亞子自傳……………柳亞子

魯迅自序傳略……………魯迅

我的小說……………茅盾

我底自傳……………王獨清

我的生長和殞落……………白薇

目

次

1

印象的自傳……………洪深

我的自序傳略……………章衣萍

許欽文自傳……………許欽文

過去生涯的輪廓畫……………鍾敬文

柳亞子自傳

柳亞子

一八八七年陽曆五月廿六日（即舊曆丁未年閏四月六日），生於江蘇吳江縣分湖流域北舍區大勝村。原名慰高，號安如；改名人權，號亞盧；再改名棄疾，號亞子；現在便把亞子當作統一的名號了。我的家庭，可算是一個文學的家庭。從高祖起，好幾代有詩文集行世。我誕生的時候，祖父已經去世了，但曾祖父却健在，他和曾祖母都是最溺愛我的，他倆是一對好心腸的老人。

祖母寡居善病，當年在臥榻中，對我的感情也很好。父親是一個秀才，研究過說文和文選，對於文藝有相當的認識。叔父是研究算學的，書法和酒量都很出名。母親也略通文字，極愛我，却管教得很嚴厲，唐詩三百首和中庸大學等，都是她自己教我的。

一八九八年，在中國思想史上是大變動的一年，就是有名的戊戌政變時代。我此時是十二歲，已能做五七言的舊體詩，和寫洋洋萬餘言的史論文字了。曾祖父母和祖母相繼去世，家庭狀況變化得很利害；一方面又因為農村經濟破產，地方治安不能維持，鄉間很多搶劫的事情。於是父親便搬到同縣的黎里鎮上居住，以後就變成黎里人。戊戌政變對我頗有影響。因為父親是贊成變法的，所以我寫的文章，也就惋惜譚林，希望康梁，而痛罵那

拉后了。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起，全鎮的知識份子都表同情於扶清滅洋，但我和父親却從所謂維新黨的立場上，絕對反對他們。（在現在講起來，這種立場當然也是很幼稚的。）一九〇二年，我考取了秀才，思想却漸漸變化，從維新走上了革命之路。一九〇三年到上海愛國學社讀書，認識了章太炎鄒威丹，威丹的革命軍，還是我和蔡治民陶亞魂幾個人，拿錢出來幫他出版的。爲了愛國學社和中國教育會的內訌和分裂，我是站在中國教育會方面的，便也輟學返鄉。不多時，蘇報被封，章鄒入獄，愛國學社也瓦解，這是我精神上很苦悶的一個年頭。一九〇四年，到同縣的同里鎮自治學生社去讀書，一住兩年。一九〇六年，到上海理化速成科學化學未畢業，認識了陳陶遺高天梅朱少屏，被他們拉到

健行公學去教書，便加入了中國同盟會。同時又編輯復報，在日
本出版，寄還上海發行。到舊曆中秋，外邊風聲很緊，說兩江總
督端方要禁報拿人，封閉學校，一方面又因為鬧戀愛失敗，於是
我就逃回黎里，和我現在的妻子鄭佩宜結婚去了。這樣，便結束
了我二十歲以前的生活。

在家裏讀了幾年舊書，終於靜極思動，一九〇九年，和陳去
病、高天梅兩人發起了南社，以文學來鼓吹民族革命。同盟會是提
倡三民主義的，但實際上，不消說大家對於民生主義都是莫明其
妙。連民權主義也不過裝裝幌子而已。一般半新不舊的書生們，
挾着趙宋朱明的夙恨，和滿清好像不共戴天，所以最賣力的還是
狹義的民族主義。南社就是把這一個狹義的民族主義來做出發點

的。不過我個人，在當時，一方面崇拜人權論，自稱爲亞洲的盧梭，一方面又受劉光漢天義報的影響，頗傾向于安那其主義的剷除貧富論，已不是最狹隘的民族主義能夠範圍我的思想了。一九一一年，武昌革命軍起，我在上海，做了革命的旁觀者。一九一二年陽曆元旦，南京臨時大總統府成立，雷鈺匡拉我去當祕書，終於過不慣這種紊亂的生活，不到三天，就託病逃還上海。這時候，我父親不贊成我在上海住，對於經濟方面，接濟很少，我不得不自己去找飯吃。靠了朋友的介紹，做過了天鐸民聲和太平洋三個報館的主筆，在天鐸報署名青兕，反對南北議和，排擊北洋軍閥，風頭最健。後來南京政府取銷，孫中山先生退位，我覺得搬不住這一口烏氣，索性「沈飲韜精」，和蘇曼殊葉楚傖鬼混

在窩子裏過日子。這一年的夏天，還到黎里，陽曆八月四日，父親就去世了。家務的麻煩，幸虧由叔父照顧着。一九一三年，我忽然醉心於新劇運動，和馮春航陸子美交際，出版了春航集和子美集。但不到幾年，子美夭折，春航脫離劇界，我對於戲劇的關係，也就中斷了。一九一八年，叔父去世，要我照顧他的家務。他家不住黎里，另外住在吳縣的周莊鎮，我常常來往兩地。我還有一位姑母，是和我從小就最講得來的，她住在同縣的平望鎮，我也常去望她。這時候，我還在攪南社，但攪得也有點厭了。後來社中起了內訌，我便辭去主任之職，洗手不幹。此時我又在發狂的收買舊書，凡是吳江人的著作，從古時到近代，不論精粗好歹，一律收藏。這樣，便花去了一萬多塊錢，還加上其他的揮

霍，漸漸覺得有「床頭金盡」的感慨起來。一九二三年，思想又起變化，和邵力子陳望道等發起新南社，我做社長，提倡新文學和社會革命，出版過一冊社刊。一九二四年，中國國民黨改組，我以同盟會會員資格，重新加入，成立了吳江縣黨部。一九二五年，成立江蘇省黨部，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长。一九二六年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，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，仍負管理江蘇黨務的使命。這一年的五月，我去廣州，出席二中全會，覺得印象不好，很不高興。同時接着了家裏的電報，說母親在生病，於是就還到黎里，決定了消極的計劃。雙十節前後，孫傳芳要抓我，又逃到上海來，改姓名為唐隱芝，埋頭做研究蘇曼殊的工作。這樣，又結束了我四十歲以前的生活。

一九二七年，國民革命軍到達東南，我却爲了特殊的關係，謝絕了武漢南京兩方面江蘇省政府委員的任命，在五月十五日那一天，亡命而去日本。仍用唐隱芝的假名，和西京名畫家橋本關雪一行人，往來酬唱。乘桴集一卷，就是當時的產物。後來又轉往東京，住在市外北多摩郡武藏野村井之頭公園旁邊的三間小樓內，自己掛了一塊小木牌，叫是「樂天廬」。同住在那兒的，佩宜以外，有女兒無非無垢倆。我的兒子無忌，那一年畢業清華，放洋赴美，也在這樂天廬內留住了兩個月。異國的家庭，總算有所安慰。後來甯漢合作，國內空氣對我漸漸了解，一九二八年的清明節，我就還到中國來，仍在上海居住。從此一住五年，以後將成爲上海的市民了。

關於我的著作，有舊詩幾千首，文言文幾百篇，語體文幾十篇；但除乘桴一集以外，都沒有時間來整理印行。我編輯的書籍和刊物，有復報一至十一期，南社詩文詞集一至二十冊，周實丹烈士集，阮夢桃烈士集，鄒亞雲流霞書屋遺集，陳蛻厂詩文詞集，甯太一遺書，龐際子遺集，陳勒生烈士遺集，孫竹丹烈士遺集，春航集，子美集，迷樓集，樂園吟，迷樓續集，吳根越角集，新南社社刊，新黎里半月刊，三五半月刊，曼殊全集，曼殊餘集，曼殊遺跡，張秋石女士遺文，女弟俠儂遺文，女弟英儂遺詩等，共計二十餘種。沒有出版的，內中也有五六種吧。

平凡而落伍的我，在世上虛生了四十六年，（照中國舊習慣計算）本來那裏有做自傳的資格？承神州國光社編譯所的不棄，

廁我於中國現代名人之列，要我寫一篇自傳出來。我起初寫了篇文言的，恰值無忌從歐美還來，給他一看，他說這是行述，不是自傳。於是又另起爐灶，寫成這一篇語體的東西，究竟像自傳與否，我也不得而知了。

一九三二，九，一五於上海

（文藝茶話所載）

魯迅自敘傳略

魯迅

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。父親是讀書的；母親姓魯，鄉下人，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。聽人說，在我幼小時候，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，並不很愁生計。但到我十三歲時，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，幾乎什麼也沒有了；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，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。我於是決心回家，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，約有三年多，死去了。我

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；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，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，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，——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。

其時我是十八歲，便旅行到南京，考入水師學堂了，分在機關科。大約過了半年，我又走出，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，畢業之後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。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，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，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。我於是進了仙台(Sendai)醫學專門學校，學了兩年。這時正值俄日戰爭，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，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。我便棄了學籍，再到東京，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，但都陸續失

敗了。我又想往德國去，也失敗了。終於，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，我便回到中國來；這時我是二十九歲。

我一回國，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，第二年就走出，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，第三年又走出，沒有地方可去，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，到底被拒絕了。但革命也就發生，紹興光復後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。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，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；移入北京，一直到現在。近幾年，我還兼做北京大學，師範大學，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。

我在留學時候，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。初做小說